



原件短缺

卷88~91

列傳第八十恩幸

北史九十二

王叡

王仲興寇猛

王遇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徐紇

宗愛

仇洛齊段霸

王琚

趙默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疑

王遇

符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温

孟藥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郭季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齊諸官者

夫令也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睩之利射咳唾之私乃苟進

之常道也况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

斯乃夏桀般紂所以喪兩代石頭張讓所以翦二京焉魏

世王叡幸於太和之初鄭儼寵於孝昌之季宗愛之弑帝

害王劉騰之廢后戮相此蓋其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汗

辱官闈者多矣亦何可而舉哉斯乃王者所宜深誠而齊

末又有甚焉乃自書契以降未之有也若乃心利錐刀居

台鼎之任智昏救麥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醜胡龜茲雜

伎封王開府接武比有非直獨守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

予之費帑藏以虛杼袖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

武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
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周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
史梁伯和陸鞞兒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襄狎其朝廷之
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大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
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衽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閹
官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比次以為恩幸篇云舊書鄭儼
在恩幸中今從例附其家傳其餘竝編於此其官者之徒
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
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
貴幸者亦附出焉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
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禰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
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
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謚曰敬叡少傳父業而姿貌
偉麗景穆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為太子中散稍
遷為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起
遷給事中俄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
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
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園有猛獸逸登
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敢獨執戟禦之猛獸

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赦與東陽王不同入議求度
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
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為傅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
又拜赦妻丁氏為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赦
曰與殺不辜寧赦有辜宜梟斬首惡餘從原赦不亦善乎
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赦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
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闔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
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
以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
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

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恤賜溫明秘器宏昌公王遇監
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大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
奴管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為
作詩及詠者百餘人乃立觀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
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赦圖其
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為之讚京邑士女諂稱赦美造
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赦女
妻李冲兄子緄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
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
於帳中赦與張祐侍坐赦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

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
嫁女鬻之葬也假親姻義舊長經編冠送喪者千餘人皆
舉聲動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之戲既貴乃言家本太原
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
敬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
曰定追榮敬母賈氏為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
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字元孫獻慶
孝文詔襲代領都曹為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
為公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後出為并州
刺史輿駕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為立銘置於大路虛相

稱羨或云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卒贈
豫州刺史謚曰質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
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
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管製可為後法由是
正光中元義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為將作大匠椿聞而固
辭孝昌中尔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椿
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以預立莊
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
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
察下不容姦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

於宅構起聽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
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比崑崙為王太原未幾朱榮居
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
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禮接後以老病辭疾客居趙
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
曰文恭及葬齊神武親自吊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
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
而馳赴虜容虜損親類歎尚之介未榮妻鄉郡長公主深
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為
意無兄子牧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

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為後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
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
馬園自不豫大漸之於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即位轉左
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
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禮咸陽王禧
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為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
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迴馬園侍疾及入金墉功遂
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
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聳

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為征虜府長史帶
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
為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
面啓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侍仲興寵勢輕侮
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脅州
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
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至此紛紛以徹荒外豈不
為國醜辱仲興是後漸踈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
并州刺史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武賁稍遷
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

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謚陽武令脩本給事東宮
為白衣左右頗有督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
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頗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
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馴飲至於逼勸
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
郊廟脩常駢陪出入華林仁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
家財貨多賜高筆及脩脩之葬父百官自王公已下無不
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為制碑銘獸石柱
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

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射宮又驟乘輅車旒竿觸東門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定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露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奸掠婦女裸觀從者噂咭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為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左右或諷糾其辜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初王顥附脩後因忿閱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辯謀匿玉印事高肇甄

琛等構成其辜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脩無所不云懼相連及乃爭共糾摘遂有詔按其辜惡鞭之一百徙敦煌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無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樗蒲籌未及里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辜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墜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溘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

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以示已之疎
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謙之本名嬰隨宋巴陵王休若
為將至彭城遂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為縣金曹吏南
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衣左右
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陵路中欲
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政皓眷資日
隆時趙脩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官
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勲先除兗州陽平太
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各邦郡境相接皓忻於去內不以

疎外為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雖起微細為守乃清簡

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既宦達自云本出鴈

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詔特依

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

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穎羅蔣其間

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

臨幸皓貴寵日昇関豫政事大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祇憚

之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為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

禮以馬物皓又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

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昏姻也延明乃從

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
宅宮西朝貴第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
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
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之又直
閣劉胄本為詳薦常感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既知
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
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埽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
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
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胄字元孫後位直
閣將軍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由是獲寵位司藥

丞仍主廐埽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管人埽靜能為宣武
典擲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且夕居中愛幸相伴官
叙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而埽靜偏為親密與皓常
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
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強義恭晝夜扶抱崩于懷中義
恭諱附元义又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鬚眉司空李冲之貴
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走之役冲令
與諸子游處人有吏帶謁冲者時託之以自通太和申給
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徵進趙脩

結為宗族然亦不其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寵乃拜太常少卿尋為荊州太中正出為荊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祿大夫贈相州刺史宣武每出入郊廟趙恒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乘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為二趙以趙出南陽併為荊州邕轉給事中商陽中正以父為荊州太中正詔宣武崩邕兼給事黃門後為幽州刺史貪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兒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邕坐處死會赦兒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書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至掌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俄為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太中正進爵為公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擊抗衡不蚤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承業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為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為

御史中尉元匡所彈劾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言
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戶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為失意
剛自太和進食遂為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
至此始解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剛為大傅清河王懌所
舉除軍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及領軍元義執政剛長子義
之妹夫乃引剛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為按
援復領御史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己邑俸
粟賑給征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
義之解領軍靈太后以義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
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為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明堂元

義逼脅內外降為征虜將軍餘悉削黜終於家永安中剛
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文
詞見稱宣武初自書生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脩誅坐徙
袍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
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大傅清河王懌以文翰
待之及元義害懌出為廩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飾貌事
義大得義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所顧待復自母憂
中起為中書舍人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
門侍郎仍領舍人摠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

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
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
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為紇執筆承其指授紇機辯有
知數公當斷決終日不以為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
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
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
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既處腹心參
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
稱除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
尔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尅河

河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驪駒御馬十餘疋東走兖州羊侃
時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
共紇圍兖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之
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筆駁亂十
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皇為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
元年元正大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群臣以愛為秦郡公景
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嶮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
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太
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

其善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爲憂是
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
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正侍中太原公薛
提等祕不發喪延正二人議以文成冲勿欲立長君徵秦
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
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羣於東宮而與
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
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闔豎三十人持
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
於東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

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
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群情咸以爲愛
必有趙高閹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
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馮翊重泉
欵仕石季龍末徙鄴南村頭仕慕容暉爲烏丸護軍長水
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
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益嵩妹子洛齊生而非
男嵩養爲子因爲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充丹閔婦閔破
入慕容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太武而知

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
有仕者賈益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
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
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
言于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闕
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
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中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人戶
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人樂效因是請採漏戶
供為綸縣自後逃戶占為細綾羅穀者非一於是雜營戶
師流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

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
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襄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
大官卒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
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王瑒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瑒以
忝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禮部尚
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瑒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
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
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
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為公扶老自

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冀州刺

史趙默字文靜

初名海本涼州隸九自云其先河內温人也
五世祖術晉末為西夷校尉曰君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
州平沒入而為閩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
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
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
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
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
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

有寵於獻文與默對館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

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為州選部監公孫遂為四州

皆曰有能實有私焉默及其屬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

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

監勲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且以為州臣實為惑於是默

與訢遂為深隙訢竟列默為監藏因默為門士默廢寢忘

食規報前怨踰年遷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

射復兼選部如昔及訢將獲辜默因構成以誅之然後食

訢復安志於職事出為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

已清險事濟公私後薨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謚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為赫連
屈丐所殺小沒入官刑會魏平統萬遂圖平城內侍東宮
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
寇之虞賜爵泥陽子除單于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瓚贈
謚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小後拜并
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
遷冀州刺史聲稱益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
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為并
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嘗將劉裕

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維氏宗文鬻謀反劾孟舒等晉孟舒
敗走免宗之被執入京質刑以忠厚謹慎權為待御中散
賜爵鞏縣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
公後例降為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謚曰敬始宗
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
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大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
蒙見訪採數家賜券云

劉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膺等俱充官官
性道率不以閭閻為恥孝文遷洛常為官官任事幽后之
惑醉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
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
事祐寵幸冠詣闕官特遷尚書進爵隴東公仍館內藏書
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敷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
為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
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南觀者
以為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
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
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慶孝文親臨之
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祐

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綰以女妻之
襲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
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家焉無得
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誅其逆及乾王敗父睹
生逃免疑獨與母沒入內宮受刑遂為宦人小心慎密累
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摠納言職當機
近諸所奏議必致祐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為殿中侍
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將還見
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真

見幸如此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絹
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疑大長秋卿疑
者疾乞外祿乃出為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
孝文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
從駕南征以老舊每見勞問數道稱疑之正直命乘馬出
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如還州自以故老前官
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
酷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
又養太師馮熙子少興死後二人爭立疑妻張氏致訟
經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然獲紹爵少興還於

奏

本族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
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舒臊
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
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臯詔可之老
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碑
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榮自被劾後遂廢
頓子長宣任南兗州刺史與後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胡李潤鎮恙也與雷覺不蒙俱
為羌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為鉗耳氏宣武時改為
王焉自晉已未恒為渠長遇坐事削刑累遷吏部尚書爵

宕昌公出為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
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
之臯遂免遇官奪其爵嘗武初為光祿大夫復舊爵馮氏
為危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按徃來祇謁不替
舊敬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
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脩廣文昭太后墓園及
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
倦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宴舊觴膳精豐然競
於榮利趨求勢門趙脩之寵也遇深附會受敕為之造宅
增於本旨營擊作人莫不嗟然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

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憊為之泣下其善奉諸貴
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氏人也因事為關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賜爵
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
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原之命
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賚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
為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
為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
尚書出為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

號為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
廢馮后陸淑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爾書手筆莫不委至同
之戚貴皆皆寶掌人為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為闈人稍遷給事
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
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為瀛州刺史本州之策
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
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較在並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屬南兖州之譙郡幼時坐事
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初問其中事騰具

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
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召人女還遷中給事靈太后
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勲除宗訓大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
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資亞於諸主外
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留目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
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嘗為臨軒會
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
知署名而已而奸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
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末橋太上公太上
君及城東三寺皆主脩營吏部嘗均騰意奏其弟為郡帶

戊人資乘越清河王懌抑而不奏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
乂善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
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
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奉復言侍明帝書密令防察又
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乂為外御騰為內防迭
直禁闈共裁判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
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乂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
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愁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
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
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

承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這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
薨于位中官為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宅也奉車
都尉周恃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恃告人曰
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聽車甫成陳屍其下追
贈大尉冀州刺史葬闈官為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數朝
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闈存亡之盛莫
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
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於北齊尋
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黎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元

又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又騰等伺
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又也靈太后明帝同升於宣
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繫給太后曰
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繫便扶
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繫既又黨威
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
屬焉時武威太守高景承樂意以其兄緒為功曹緒時年
向七十未幾文以緒為西平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繫以
又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繫為濟州刺史未幾
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驅殺之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官刑為王瑒所
養恩若父子累遷為中丞靈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太
僕領中書察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官內侍
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遂其請
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太僕華州大
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臯刑入事宮掖以謹厚
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發輒
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
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染都將

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以執為假
父頗為中官之所故憚後進爵為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
刺史謚曰孝惠

王温字桃湯趙郡欒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温與兄
繼叔俱充宦者稍遷中書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
武之崩群官迎明帝於東宮温於卧中起明帝與保母扶
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多室慮中人朋黨出為
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欒城伯累遷左
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封欒城縣侯温自陳本陽平
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孟欒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閹人靈太后臨朝為
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百常黥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
家其夜亡欒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欒必不濟我為之憂及
奏其死為之卜決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
賜帛三百疋黃綃一十疋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
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太守明帝
崩與余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
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脩人也父令德娶常寶女寶伏誅令德

以連坐伏法律受刑給事官掖累遷奉軍都尉中給事中
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給事左
右善候時情號為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
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薨贈司徒
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充腐刑初為小史累遷中侍中
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關
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伏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義
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戮義時
內外喧喧云義還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啓明帝

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義詔書已成未及出外義妻
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
責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小解
然義妻備之不已出暢為潁丘太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尋
令捕殺暢景嵩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布水封壽陽伯親
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祁彥張華原之徒
皆深相附會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為士兵尚
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錄
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

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嫉揚愆誑脅令
其逃亡秀死後愆還神武追念秀即日斥遣孝義終身不
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
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夜與朝賢
講集命安着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聞之以
為得直由是啓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貴贈
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公士開幼而聰慧
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
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搢搢士開善此戲由是

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
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
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
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愆等
救追還長廣王請之也武成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
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及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
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疎
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兖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
縣子尋進為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
及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書

夜扶侍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敕尉論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再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泣下獻款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及冬公主出降段氏帝幸平原王第始飲酒焉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武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

或一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遣未至之間連請催喚玆論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書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諸參深掌官爵元文選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榮掌軍政官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帝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

開之手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
是以彌北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土關
仍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為計策竊太后觴
朝真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
鼠後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社口冒以死陳太后曰
先帝在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郭但飲酒勿多
言叡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
臣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
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哮無所不
至明日叡等復於雲龍閣令文遙入奏二反太后不聽段超
呼胡長樂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太急速猶欲王等

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長樂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
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召問
士開士開曰先帝群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
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
與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為州且依舊出納
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後主及太
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兖州刺史文遙為西兖州刺
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
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
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

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
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
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
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
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立問計將安出
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
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徽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士開
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如以餘珍賂之武平
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錄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
幹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槩又出入卧內遂與太后

為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
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
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並
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為領軍恒性好內多早下
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
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
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聽
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
嘗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勿業羊立
正將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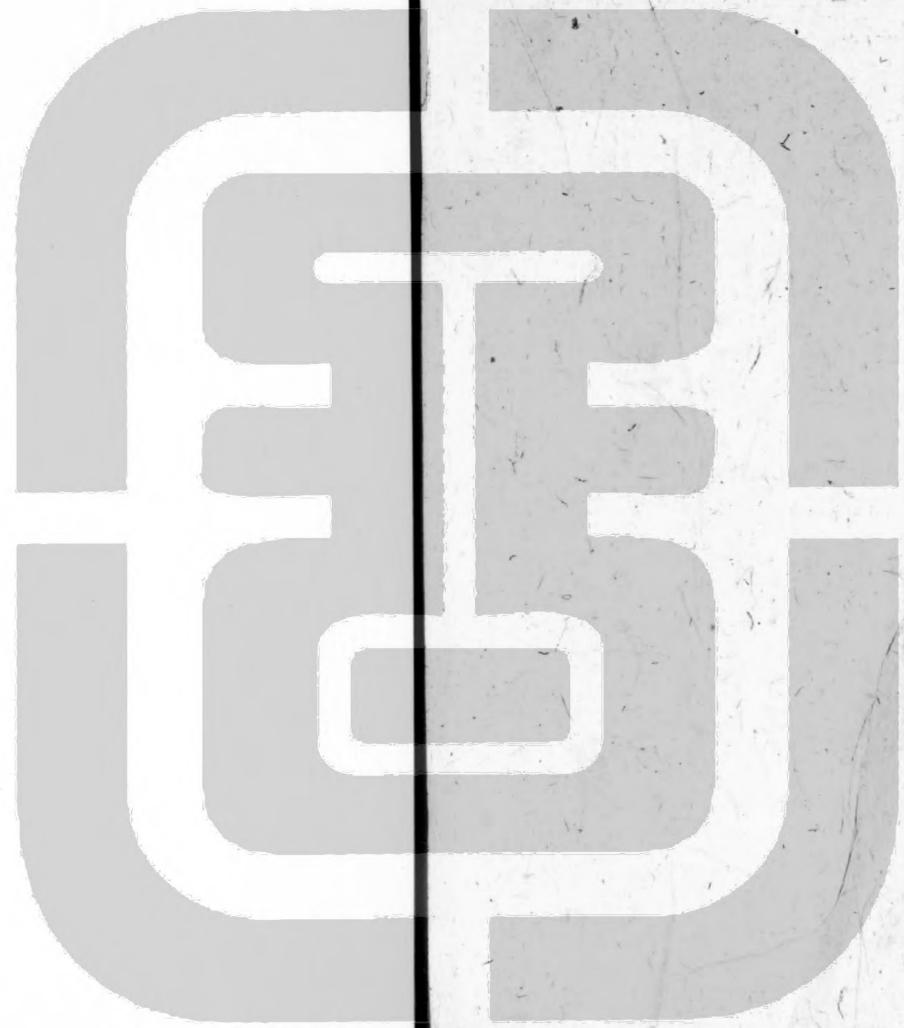
明月說後主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即斬伏連及王子
宜竝支解棄屍殿西街自餘皆辨頭反縛付趙彥深於涼
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悼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
詔起復其子道盛通直散騎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內省
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錄尚書
事謚曰文定士開稟性庸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
媚自資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
聚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祇
牒即成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子與弟
道小人丁鄒嚴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

殺鹽矣為國家者可無鑒之哉

列傳第八十

北史九十二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 a list or table format. Some legible characters includ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